

# 林生祥

## 客語發聲 唱歌守護土地

記者陳祥豪 / 報導

林生祥有時候甚至帶著「細細妹」一起表演，「細細妹」就在阿爸的伴奏下，唱出小孩眼中的世界。（陳祥豪 / 攝）



林生祥在書局表演，彈奏木吉他和唱歌。

「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廢核家園／加油加油加油！」走在「百萬廢核四環島接力行腳」的遊行隊伍中，耳邊響起的、宣傳車上播的，是林生祥的歌聲。當初他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對抗興建美濃水庫破壞生態而站出來，如今仍穿梭在不同環保抗爭的場合，用手上的樂器守護心愛的土地。

走在美濃的鄉間馬路上，兩旁的作物結實纍纍，沿路前進，作物的種類亦隨之變化，稻米、番茄、香蕉等呈現出各種不同的色彩。好山好水培養出豐盛的物產，純樸的農莊則哺育出熱愛土地的歌手林生祥。

就讀南二中時就開始接觸音樂的林生祥，從一把吉他開始摸索，後來就玩出興趣了，還曾參加歌唱比賽並且得獎。曾有一段時期他在民歌餐廳駐唱，但或許因為對音樂太狂熱了，以至於大學聯考成績不理想，名落孫山。當時的他只好硬著頭皮向父母拿錢去台南的重考班補習，想到務農的家裡經濟並不寬裕，手裡捧著錢，心中滿是愧疚。

不過林生祥說，重考的那段時間讓他覺得很快樂，因為補習班老師的關係，他接觸到了



在反水庫運動之後，林生祥（左二）持續投入社會運動，為土地和農民發聲。（林生祥 / 提供）



### 小檔案

林生祥，高雄美濃人，畢業於淡江大學。大學時期便開始音樂創作，曾組過「觀子音樂坑」、「交工樂隊」、「生祥與瓦寮坑3」、「生祥樂隊」等。從美濃反水庫開始，多次參與社會運動，並用歌聲記錄每場抗爭，希望用音樂記錄下人心的純粹。

林生祥在演奏樂器時的表情總是帶著笑容，創作音樂是他情感的展現。（陳祥豪 / 攝）

許多批判的思想，不只補習課業，還上了政治課，受到政治啟蒙和對社會議題的思考能力，這讓他覺得很有意思。

但直到重考的一個月前，他的成績依舊沒有起色，便隨口對母親說：「媽，如果我考上了大學，能不能讓我買一把專業的吉他？」沒想到母親爽快答應了。而一個月後的大考，意外考上淡江大學，臨行之前，母親遞過一大疊鈔票要他去買好一點的樂器，當時林生祥的心情既興奮又複雜，很感念母親支持自己的夢想。

「當時分數出來知道大概可以上淡江，我就眼睛發亮，因為那裡是民歌發源地。」說到當初填上淡江大學的情形，林生祥的神情難掩興奮。他提到，一直以來淡江裡玩團的風氣很盛行，只不過當時是流行重金屬的歌，他那时候也跟風玩了一下，但是還是覺得這樣的東西不適合自己。

### ●拒絕模仿 創作母語歌曲

當時為了報名比賽而籌組樂團，於是就組成了「觀子音樂坑」，當時的想法就是不要去模仿別人的歌曲，想要自己創作。而且受到新台語歌運動的影響，讓林生祥下定決心要唱出自

己的母語，用客語歌打破歌壇長久以來國語為尊的情況。

大學的時候曾經有唱片公司跟林生祥接洽出片，卻都被婉拒了，只因他自認不適合進入唱片工業。退伍之後，新台語運動的推手、黑名單工作室的王明輝曾主動和林生祥聯絡，問他想做什麼音樂，他想了下後回答：「我想做農業搖滾。」於是王明輝跟他說：「你想做什麼你就去做，你自己當你的製作人，如果你想要完成自己音樂就能做得出來，讓他受到極大的鼓舞。

在從事客語演唱後，影響林生祥最大的就是一九九八年在家鄉廟頭的國王廟表演時的事件。當時廟前廣場擠滿了四、五百人來欣賞他的演唱，但後來卻被一個酒醉的中年男子鬧場。「當初覺得被鬧場莫名其妙，但硬是唱完一首歌後才聽清楚他在罵什麼。」原來阿伯指著林生祥一行人罵說：「你們沒有噴噴，沒有鑼鼓，怎麼能幫王爺慶生？」看似找碴的指責，卻是當頭棒喝，讓他的恍然大悟當時自己創作的客家音樂是回不了祖國的。

### ●音樂尋根 學習傳統樂器

林生祥回憶道：「這時候傳統音樂脈絡的問題就出來了，因為對當地人來說，這些東西都是外



務農的母親一直是林生祥最大的支柱，也是他最後接獲到農民自己最實際的農村所面臨的問題。（林生祥 / 提供）

來的，後來想想他（鬧場阿伯）說的一點也沒有錯。」雖然他那时候已套用客家山歌和傳統客家八音的旋律作為基底，但是手上的樂器卻都是西方的，對於客家音樂來說仍然是陌生的一套系統，因此林生祥下定決心，一定要學傳統樂器。

後來剛好美濃社區要辦客家八音班，林生祥就去學，因為對傳統音樂根本不了解，所以像是亂彈一樣什麼都試試看，但也因此玩出許多可能性。林生祥還提到他們在廟頭最近就有一個博士去練唸，「這個很不一樣，當一個樂手在我祖國那時候被歸類為下九流，這幾年來對於傳統音樂的看法上就有很大的改變。」

一九九八年，完成第二張專輯《遊蕩美濃島》之後，觀子音樂坑的吉他手鍾成虎去當兵，樂團也隨之解散。當時林生祥陷入一陣低潮，創作的能量低迷。不過在年底的時候，好友鍾永豐到淡水探視林生祥，並聊到回美濃幫忙沸沸揚揚的反水庫運動，林生祥就決定回去了。

### ●反建水庫 社運音樂出輯

「那時候永豐跟我說反水庫很熱鬧、很好玩，但是回美濃後發現我卻沒事幹，打電腦寫新聞稿不會，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林生祥自曝當時的心境，「一、兩個月後發現我自己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就去找永豐說，不然我們來做一張反水庫運動的音樂好了。」

於是林生祥找來當初觀子音樂坑的一些夥伴，把鍾永豐家裡的於機動手整理錄音室，完成了《我等就來唱山歌》這個台灣第一張以社會運動為主題的概念專輯，發行時決定取名「交工樂隊」，因為交工是傳統客家農村在農忙時勞動力交換的互助制度，連取名字都有背後的寓意。

要跟國家機器打仗，需要本地的人覺醒，也很需要外援，反水庫運動能夠辦得轟轟烈烈，也受惠於許多外地人的幫忙，而且反水庫的背後，正是輝映著人與土地關係的價值。思考到這些道理，林生祥對其它的社運議題也都義無反顧地支持，包括反核運動、樂生抗爭、反國光石化等，他都在自己能力

所及予以關注和支援。「這次學運的時候我在恆春，聽到攻進去的當晚，我根本睡不著，三天後實在忍不住就衝上去了。」林生祥提到二〇一四年三月反服貿學運占領立法院的事件，回憶起自己的衝動仍不禁笑了出來。

### ●走過動盪 為抗爭發聲

二〇一四年是《我等就來唱山歌》發行的十五周年，這些年來台灣走過風風雨雨，而林生祥為一個接過一個的議題發聲，如從大都市逃回農村的《風神一二五》，以及關於WTO開放對農民的威脅、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等創作歌曲，甚至二〇〇七年拒絕金曲獎的抗爭等，始終秉持對土地的熱愛和對農民的真情。

音樂風格多元，使用吉他彈唱也加入傳統樂器創作，林生祥將客家音樂發揮得淋漓盡致，近年來更四處求師精進，向外學習非洲音樂元素，向下扎根遍尋傳統樂師指導。虛心求教的態度讓音樂造詣節節高升，獲得兩次金曲獎最佳樂手的肯定，作品亦多次獲金曲獎和金音獎肯定。二〇〇〇年初，林生祥曾赴歐洲參與國際民謠節，是舞台上少見的亞洲人，可說是台灣早期少數走出國際的在地歌者。

二〇一四年春天的台灣，接連經歷了太陽花學運和反核遊行等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許多年輕學子因此接觸到這些公共議題，開始瞭解校園外的社會是什麼模樣。在這些社會運動的場合，總是可聽到不同的旋律和歌聲，串連起與會民眾的心靈，讓大家都更有勇氣繼續抗爭下去，而林生祥的音樂就是其中一股堅定的力量。

### 採訪側記

## 真情愛土地 撼人的生命力

訪談時和林生祥約在住處，離美濃客運站有些距離，徒步走了近一個小時，但走在路上卻不覺疲累和無聊，望著兩旁的作物，有都市沒有的清新氣息，不遠處的高山如堅實的臂膀般，和這塊豐腴的土地依靠著。走入廣闊街，老舊的街道讓我想起外婆在橋頭的家，非常親切。

和林生祥見面時戰戰兢兢，因為眼前坐的是客語創作音樂大師，是揚名國際和獲獎無數的，但林生祥的態度卻始終如一，親切，讓我受寵若驚。對於自己的生平，他耐心詳述，鉅細靡遺地向我說過一遭。面對豐富的過去和資歷，一開始讓我有點無下手，但卻讓我更加佩服眼前這位音樂創作者，由衷覺得這是一位音樂人的典範。

林生祥的音樂並不是那麼好懂，但對社會的模樣有些認識之後，才會深受震撼。我是在親身經歷過一些社會運動之後，才開始對這個名字有些概念，不過一旦聽了他的音樂，會被他的音樂激發的生命力震撼到，而且會明白外界對他推崇的原因。這樣的紮實的音樂才會歷久彌新，經得起時間考驗。

# 劉紹爐

記者黃詠芝 / 報導

## 台灣水牛 勤耕舞動的田

誰也沒想到，這位農村長大、生性淳樸的竹東客家小子，人如其聲含蓄溫柔，行事謙讓低調，只憑著對身體律動的執著，就這樣一股腦兒地跳了四十年的現代舞。從田埂到芭蕾扶桿，從蟬鳴鳥叫到客家山歌，他多方嘗試，從沒想過「放棄」二字。

劉紹爐，一九四九年出生於竹東鎮托盤山，在家兄弟的排行是老二，從小就喜歡在稻田裡大翻筋斗，尤其與大自然中渾然天成的山水土壤存有一種特別的連結。他曾多次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兒時在池塘邊戲水、挖泥土的情景，而每每想起小時候的回憶，他彷彿都能轉瞬回到過往時空，眼睛閃爍光芒地與人談論家鄉。

### ●劉鳳學啟蒙 雲門舞集團員

一九六〇年正值青春洋溢，在師範大學主修體操、擅長游泳的劉紹爐才二十歲，對於運動的伸展和動作「總覺得少了點什麼」，後來因緣際會修了現代舞蹈，發現自己對舞蹈有莫大的興趣，為了努力找尋舞蹈創作的機會，翌年

便毅然決然到大師劉鳳學門下學習。面對著以嚴厲要求聞名的啟蒙老師，劉紹爐曾在客家電視台的訪談中回憶：「班上五個男生，跳到最後剩下我一個人。」語氣流瀉真誠，沒有一絲埋怨，由衷感激啟蒙老師讓自已從「遇上」到「從此愛上」現代舞這受人啟蒙的過程。

後來劉鳳學出國深造，劉紹爐才思索舞蹈生涯空白將至，不想舞蹈學習就此停止，當時還一邊專職在東吳大學任教體育，一邊加入剛從美國學成歸國的編舞家林懷民接續習舞。那時候，一群愛跳舞的人在二十五坪的公寓排練場裡頭，憑著傻勁，東撞西撞。一九七三年林懷民闖出了雲門舞集，劉紹爐自然成為了創團舞者之一，這一待就是十二年。

除了當兵短暫離開的時間，在雲門沉潛的歲月裡，劉紹爐總是那個「被罵最兇，卻也罵不跑」的拼命三郎。妻子楊宛蓉形容劉紹爐的性格：「遇到環境就學習，遇到人就學習，劉紹爐在林懷民身上看到他如何排練、演出、編舞、行政……，如何營運舞團、如何要求舞者不只要跳好一支舞，還要推廣作品，看在眼裡希望自已未來的團也做到。」

### ●八〇年代 創立光環舞集

憑著熱愛跳舞表演和編舞的興趣，被人笑稱「愚公」的劉紹爐資質不比他，但是他自詡不丟失「舞蹈家」的紀律和精神。一九八四年，劉紹爐夫妻為了一圓編舞夢。決心離開雲門，創辦「光環舞集」，實踐自己的理想。

光環汲取營養、離巢獨立的時候，剛好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台灣島風大家樂、股票房價暴漲和狂跌之際，當時租金看漲、尋找排練場頻頻受阻，台灣對於專業職業藝術團體的補助也沒著落，此時備受期待的劉紹爐創作產量雖大，創作內容和方式還依循雲門的現代舞、芭蕾舞與民俗舞蹈變換融合的框架裡，主題也多繞著

↓熱愛跳舞的劉紹爐，一生都將奉獻給舞蹈。（李銘訓 / 攝，光環舞集 / 提供）



### 小檔案

劉紹爐，竹東客家人，一九八〇創辦光環舞集，為光環舞集藝術總監兼編舞和舞者。年輕時拜師現代舞大師劉鳳學、林懷民，數度赴美留學帶回「氣、身、心合一」哲學，主張以嬰兒油、身音入舞，作品主題跨鄉村自然、客家意象。

鄉土打轉，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光環舞集毅然決然暫停演出，由楊宛蓉留下帶團堅守台灣，劉紹爐則隻身前往紐約進修，充電喘息，也期望找到新的靈感。

### ●嬰兒油舞蹈 減了摩擦力

果不其然，劉紹爐在紐約念舞蹈研究所時，發現後現代舞蹈發展中其實參酌了東方肢體的奧妙，太極、氣功、瑜珈和老莊哲學皆能在他的舞蹈中被置入、內化，進而發揮，他自我研擬出一套「氣身心」的舞蹈哲學，要舞者打通全身氣脈，串聯肢體、連接心性，讓動作到心境皆回到清淨無為、本我和稚氣。談到台上舞者不分男女都光溜溜的樣子，曾經也為光環早期舞者的團長楊宛蓉會心一笑：「就像母親肚子羊水中的胎兒，那就是人類最初的样子，劉紹爐的理論就如同他人一般純粹簡單。」

劉紹爐兩度赴美交流研究，一次練舞時滿身大

沉潛多年，光環舞集於一九九四年推出嬰兒油新作《奧林匹克》，享譽國際。（劉玉麟 / 攝，光環舞集 / 提供）



汗的皮膚，在倒地旋轉時竟然毫無摩擦阻力地滑動，使他強烈感覺到摩擦力幾乎消失的恐懼和雀躍，無意中的發現和體驗給了他絕佳的創作靈感。回台之後，他為了重現當時的溼滑，反覆實驗和探索水、橄欖油、花生油等不同媒介，尋找最佳的媒材來使身體在地板上無阻力的移動。

終於，在一九九三年推出光環原創嬰兒油舞蹈《大地漫遊》，一九九四年演出令世界矚目相看的《奧林匹克》，表演舞者一個一個沒有頭髮、沒有繁複衣著，在嬰兒油中摔倒就爬，會爬再學滾，學站後學舞，全身皆透著油亮的光澤。劉紹爐拋棄了過去跳舞慣有的施力平衡和劇情舞碼，歸零之後反而光芒萬丈。

聲名大噪後的劉紹爐每日仍是辛勤工作，演出照常，平日早上替舞者安排基本功訓練，下午馬上銜接即興編舞，跳起舞來體力不輸給其他年輕舞者，舞集事務也一切親力親為。如此健康強壯的劉紹爐，在二〇〇九年九月卻開始覺得手脚無力、走路容易摔跤，卻因忙碌而忽略，直到年

底突然急性休克，楊宛蓉直說當時劉紹爐真的嚇到了，整個舞集也一錯再錯，後來經長庚醫院神經外科診斷，才知道他的左腦長了一顆神經膠質瘤，由於位置敏感，術後恐怕還會喪失語言與記憶，甚至產生行動障礙等後遺症。這突如其來的噩耗只能讓編舞工作和表演全部喊卡，手術進行前，脾氣急的劉紹爐還倔強地說醒來後還要繼續跳舞，清醒後的他卻連自己幾十年的菸癮都忘了。

左腦額葉的手術和放射線治療一段落，劉紹爐立刻進行語言與肢體的復健，所幸記憶一點一點回復，雖然現在說話速度稍慢，動作不如以往流暢，但劉紹爐的個性卻大大轉變，變得外放開朗、有話直說，在嬰兒油的保護和潤滑之下仍然可以悠游跳舞。想起當時丈夫急著想要快點痊癒、回到工作崗位繼續編舞那份積極的心，楊宛蓉又好笑又好笑地說：「還好是嬰兒油，創作不影響！」

### ●對抗腦瘤 仍創作不輟

術後，劉紹爐回到竹東家鄉修養，來自山間鄉里的靈感又源源不絕地找上了他，隨著年紀增長慢慢探尋，創作嬰兒油的現代舞在近些年的取材更回到了自己的根：客家。近幾年他嘗試在舞蹈中融入客家意象，將個別元素抽離、再重現於舞台之上，探索如何將找到不同質質的器具帶入舞蹈，並將山歌化為人體五個輪軸音運用其中，即是他接下來編舞最重要的課題。曾經得到國家第二屆文藝獎的肯定，楊宛蓉回憶劉紹爐常說一句：「我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有工作不見得有成績，但不工作一定沒有成績。」在人生經歷大風大浪之後，已屆花甲之年的他，如今依然秉持著自己對舞蹈的熱愛、對推廣現代舞的堅持，努力在每一分肌肉的伸展和緊繃中找尋靈感，試著與所有人分享他生命記憶裡的感動。他總說自己就像隻台灣水牛，幾十年來不屈不撓地犁田，一輩子，就只耕耘一畝田，這畝名為「舞動的田」。

（劉紹爐老師於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病逝，先前進行採訪時劉老師仍在醫院靜養，但無法受訪，此篇報導是經由採訪其妻子楊宛蓉及參考光環舞集十五週年專輯、光環舞集第二十五週年誌慶舞集而成。）

劉紹爐（前排右二）晚期作品回歸客家根本，致力融合山歌創作舞蹈，在二〇〇七年榮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貢獻獎。（光環舞集 / 提供）



### 採訪側記

## 認識 想像 欣賞到感動

透過影音和文字去認識一個陌生的人，可是卻感覺自己已經從他這幾十年的經歷中拼湊出一個想像，欣賞他，對他的人生感同身受，甚至去看了光環舞集的作品《逐風轉》，見識到氣身心理論化為實體、輪軸音響表演藝術、舞者在嬰兒油上舞動特別的姿態與美感。

這次採訪過程充滿曲折，因劉紹爐老師身體不適，時間一直無法敲定，一直到交稿前一天我都還在想必須要緊急更換受訪者，沒想到在交稿期限當天，光環舞集團長、也是劉紹爐的妻子楊宛蓉女士願意親自接受我的採訪。當下我除了感動和感激，無話可說，除了對於他們願意為全台灣各地觀眾奔波、努力巡迴表演內容，同時也為自己能夠書寫劉紹爐老師的故事感到雀躍和寬慰。

下筆之後，最困難的地方不是錄音檔重聽、字數過少，而是濃縮老師一生幾十年到兩千字篇幅的架構編排，要想什麼細節該取捨、哪些話最能代表他的為人處事，我已全力以赴，希望能為他的舞蹈人生留下些許紀錄。



現任舞集團長楊宛蓉女士，從舞者轉行行政後，除了是劉老師的心靈支柱，更是光環舞集背後的重要推手。（黃詠芝 / 攝）